

# 漫读周末

人世间

屡获大奖的著名时装设计师邓兆萍为把岭南元素带到雪域高原等待了近20年——

## 广东设计师在西藏的泥地时装秀



湿滑的泥地与艳丽的时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3月30日，西藏林芝桃花节，一场名为“桃花盛开的地方”实景大秀正在上演。在波密县古通村漫山遍野的桃花下，模特们穿着结合了岭南特色和藏区元素的长裙，在半湿的泥地上走台步、定点、摆造型。

在后台，主导整场时装秀的设计师邓兆萍激动得流下眼泪。作为一名成名已久的设计师，她早已习惯了鲜花和掌声：她在2003年就获得了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称号，2016年荣获中国最佳女装设计师的称号，在2021更是荣获中国时装设计最高奖“金顶奖”。

但对于邓兆萍来说，从来没有一场时装秀能像这场“泥地时装秀”一样，让她如此激动。为了把自己心爱的岭南服装元素带到西藏的雪域高原，她已经等待了将近20年。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时装秀。我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 壹 广东设计师的西藏情缘

做一场“桃花盛开的地方”实景大秀的念头，源于邓兆萍进藏的经历。

2000年第一次进藏，在珠峰大本营，邓兆萍在高原反应下头晕脑胀。一位朋友在电话里问她在哪里，“我在一个身体在地狱，但眼睛在天堂的地方。”邓兆萍喘着气回答。

与岭南文化的婉约温厚不同，藏区的民族服饰和建筑色彩豪放明艳，给这位广东设计师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更让邓兆萍震撼的是藏族精神上的洒脱：“他们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知道自己的未来的去处，我觉得这是很高的精神境界。”她把这次西藏之旅称为“涤魂之旅”。

受西藏文化的影响，邓兆萍在2003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以“茶马古道”为主题完成了一场时装秀。她在T台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模特穿着暗绿色、浅棕色和橙色的藏族元素服装，在落叶上走过。

在时装秀进行到一半时，一位芭蕾舞演员穿着天鹅湖样式的舞裙在落叶间起舞。这个创意源于邓兆萍的芭蕾舞情结：“我小时候练习过芭蕾，我会把自己想象成天鹅，在聚光灯下跳舞。”

这场“茶马古道”时装秀好评如潮，邓兆萍获得了第九届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的称号。看着T台上的舞蹈演员在“茶马古道”的人工布景下跳舞，一个更远的梦想在邓兆萍心中悄然出现：她希望自己这只天鹅能在真正的西藏净土上翩翩起舞——她希望在雪域高原做一场服装实景秀。

“在这场实景秀里，雪山是我的背景，多彩的经幡是我的音乐，满目的玛尼堆是我的观众，而我是净地上翩翩起舞的天鹅……我还和朋友说，可惜我这只天鹅胖了一点。”邓兆萍笑着说道。

梦想的种子，在邓兆萍心中深深种下，直到16年后才开始破土生长。

2019年9月，邓兆萍第一次去西藏林芝采风。听当地的援藏干部说，林芝市波密县在每年3月都会举办桃花节。她联想到小时候读的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回到下榻的宾馆，就马上打开电脑查找林芝桃花节的图片：桃花漫山遍野，中间点缀着几处藏族特色的民居。邓兆萍的内心渐渐笃定：“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人间仙境，我要把我的服装实景秀放在这里。”

### 贰 泥地上的时装秀

服装设计和秀场策划在邓兆萍的脑海中逐渐成形。但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完成一场时装大秀，并非易事。

首先面临的是剧烈的高原反应。为了节约机票钱，邓兆萍和她的团队先从广州飞到成都，休息不到三小时，便赶着早上六点多点的飞机抵林芝，再坐了六个多小时车抵达波密。没有时间适应高海拔环境，团队里的导演和几个模特头疼欲裂，一边吸氧一边坚持彩排。

“在西藏，你可以一天经历四季。”回忆起波密的天气变化，邓兆萍感慨良多。3月底时，波密的气温时常低至3摄氏度，一时下雨，很快又出太阳。模特穿着单薄的服装走在湿滑的泥地上，高跟鞋时常嵌进泥里，衣服的长裙摆在泥地上拖行。

即便如此，邓兆萍也坚持不搭建T台，甚至也没有铺设地毯。她不想让人工元素破坏这片净

地：“我希望这场秀的背景只有桃花、雪山和圣湖。我也不想在草地上走秀，因为一花一草也是生命。”

精美的绸面裙摆在泥地上拖得又湿又黏，邓兆萍的助理在彩排间隙忙着把服装烘干熨平。但邓兆萍并没有感到心疼。“平时我对我的作品真的是特别珍惜，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这次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个小时的实景大秀落幕，邓兆萍随模特一起上场谢幕。对于这位已经登顶中国时装界最高荣誉的设计师来说，她曾用“宠辱不惊”来形容自己，早已习惯了谢幕时的掌声与喝彩。

但在波密，看着四周的桃花和雪山，踩着脚下的泥土，邓兆萍仿佛听见了雪域高原给她的掌声。“我觉得我的梦想和心愿终于达成了。”

### 叁 岭南文化是我设计的底色

邓兆萍的微信名称是“候鸟”。即使去过再多地方，她认为自己就像候鸟一样，哪怕飞得再远，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广州。对于邓兆萍来说，“回家”既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她的时装设计里，岭南文化始终是她的灵感来源和设计底色。

邓兆萍是一名地道的“老广”。从小在西关长大，她经常参观西关大屋，驻足欣赏它的趟栊门和满洲窗；她喜欢逛南越王博物馆，在玉佩和杯器的展柜前流连忘返；她的爸爸总在周末时，带她去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公园的“五层楼”。“各种各样形状的古建筑色彩斑斓的古代器皿，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没有办法撇开对这一方水土的喜爱。”

1996年，邓兆萍从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很快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团队，设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专卖店。当时，来自香港的设计潮流正当鼎盛，但邓兆萍依然选择以岭南文化作为她服装设计的基本元素。对她来说，岭南文化就像血液里，一刻在她的血液里，“我从骨子里喜欢这种东西，在设计服装时我会不自觉地运用它。”

邓兆萍在使用岭南元素时得心应手。她在服装面料的图案上喜欢

运用岭南花果以及西关大屋、麻石街、趟栊门等元素。她的第一场时装秀以“织梦岭南”为主题，以海珠区“瑶溪二十四景”中的元素为秀场背景；2017年，她把秀场搬到了广州千年古道北京路，结合岭南传统工艺“三雕一彩一绣”，将广州塔、陈家祠等广州地标建筑，点缀在现代版型的时装上。

在获得金顶奖的时装秀里，邓兆萍以广州非遗早茶文化中的“一盅两件”元素作为服装设计切入点，模特身着绘有虾饺、肠粉、烧卖、叉烧包等图案的服装走上T台。她把这一系列服装命名为“心水清单”，“心水”是广州俚语，是很心仪、很喜欢、很中意的意思。”邓兆萍笑着解释。

邓兆萍并不满足于让岭南元素绽放在T台的聚光灯下，她更希望这些传统元素能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因此，在设计服装时，邓兆萍并没有让自己的设计成为传统元素的堆砌，全抄古人的汉服、唐装、旗袍；岭南元素在她的服装上是点睛之笔，服装的工艺结构仍是现代服装的款式。

“我希望顾客能穿着带有岭南文化的衣服去上班、旅游，而不是让它停留在离普通生活很遥远的情景里。”

## 从互联网大厂到乡村茶园 康少见的“新农”之路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 从大厂离职，返乡当起“新农人”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走马镇，有“湖北茶叶第一镇”之称，虽铺金叠翠，稻茶飘香，但地处山区腹地，地势偏远。25年前，作为镇上第一个大学本科生，康少见离开大山，完成学业后，2002年，他来到北京入职一家纸媒。

在北京待了18年，康少见的事业一路高开，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知名互联网大厂当高管。在旁人眼里，康少见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但不安全感一直笼罩着他：40岁之前我一定要离开职场。“越往上走，你能得到的岗位就越少，我好像待在金字塔尖，又好像随时会掉下来。”康少见解释道，“或许到了45岁时，我就只能被动地在职场中被选择、被拉走。”

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康少见希望能把握自己生活的节奏，他审视自己，“把同等精力放在做自己的事情上，也能有回报”，这就足够了。2019年，康少见辞掉令人艳羡的工作，结合过往经历，为自己做了一个三年规划：打造一个“钓鱼IP”，再孵化一个农村生活短视频号，最后引入电商带货农产品。

开始创业并不顺利。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脚步，2020年初在老家过年时，康少见不得已解散了在天津的“钓鱼IP”团队。“这都是时间跟机会成本上的损失，但我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康少见回忆说，“那个时候不安全感还是有的，直到我推出第一个茶产品。”

康少见自小在山野间生长，在茶园中穿梭，农活样样精通，“家里至今还有14亩茶园”，然而一开始，他并未把做茶纳入自己的规划：“时刻浸染在那个环境里，天天喝茶，离得太近了，反而忽略掉这资源。”

2020年清明前，康少见拍了几张茶园的照片发上了朋友圈，在朋友的怂恿下，他采茶制茶，给朋友送了几斤，没想到回馈出人意料的好。“我了解鹤峰茶的特点，在这边有资源有人脉，这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有种出高品质茶的可能，从量到质都能满足我对一个产品的需求。”康少见说，意识到这点后，他抛开原先的规划，一头扎进茶园里。

做出茶产品后，康少见惴惴不安地寄给了懂茶的老友，品茶过后，老友一句“有太和之韵”，让他稍稍松了口气：“到这个时候，那种困扰我的不安全感焦虑被另外的念头取代了，制好茶、推品牌、吸引用户、找渠道、做销售……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从清明前一周开始，康少见进入一个忙碌期：春意浓，春雨润，他要趁着时节，采摘赶制此时的第一茬白茶，这是难得的佳品，为此，他一天至多睡五六个小时。

虽然辛苦，但康少见劲头很好，从待了18年的北京返回家乡，这是他成为“新农人”的第三年。相比起在大城市职场中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康少见更愿意埋头在乡村茶园里：“我把心思都放在茶上，只会想如何做得更好，而不会过多担心未来怎么样，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时，那种焦虑感就自然而然消失掉了。”

### “新”在身份，更“新”在思维

和康少见聊天时，他还保留着一些所谓的城市职场习惯用语，比如“要注意在这个地方不出bug”，他常被称为“新农人”，因而这种习惯在他身上也并不违和，反而更显示出“新”字来：如今的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角色，而成为越来越多人主动选择的一种职业。除此之外，还能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思维、品牌思维贯穿着“新农人”们的奋斗之路。就像康少见所说的：“如果我在外头一二十年的经历，没能改变我的眼界，还像个传统茶农一样只出售原料，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鹤峰当地茶山众多，但知名品牌少，大批茶农只靠原材料销售或粗加工过活，“新农人”康少见并不想止步于此，他改变模式，创立自己的茶叶品牌，采用合作的形式，从基地管理、原材料的产出，到生产、包装、销售等环节都牢牢盯着，对品控严苛到极致。

“第一款茶产品出来后，反馈极佳，这对我来说是动力也是压力，我不能让后面的品质降下来，辜负好友和客户。”康少见提到，他常年喝茶，自嘲“嘴刁”，茶好不好，一品就知，“所有的茶我只做一季，只采头茬春茶。我细到什么程度？哪一个茶农哪一家的茶，在什么地块是什么品种，有多大面积，我都烂熟于心。”

借助鹤峰得天独厚的醇厚好品质，以及原有的资源和人脉，康少见的茶产品迎来开门红，回头客不断，也有大客户被吸引过来，老老实实在经营下去也不错，但“新农人”的思维

又开始活泛，他开始琢磨“竞品”的事情：“要做好产品，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最好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有别人没有。”在和当地茶农的交流中，康少见透过鹤峰高山间的云雾，看到隐藏在原始密林里珍稀的野生茶树。

在鹤峰的原始森林中，人迹罕至的地方，野生茶树零星分布，更有树龄逾百的珍贵树种，未经人工“驯化”的野生茶树，叶片肥厚，茶甘醇而味悠长，但要得到这种上品并不容易。康少见第一次上山找野生茶，就险些出事。“我们开着越野车上山，山体陡峭，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山路又窄，上坡的时候基本看不到两边的路。在一个拐弯的时候，左前轮沉了一下，我反应过来，拼命往右打了一下方向盘，猛踩油门。”康少见回忆道，“要不然连车带人侧翻下去，我们就交代在那里了。”

危险并没有劝退他，下了车，又走了两小时山路，穿过茂密的植被，躲过未知的野兽，真正找到古茶树时，康少见有落泪的冲动：“这么好的茶叶，这么顶级的资源，就在密林里，就这么被忽略掉了。”

好茶要懂品，鹤峰野生茶遇上了它的知音，康少见打造出了自己的高端野生茶产品，此外还与汽车品牌联手，出品定制茶，主导拍摄制作纪录片《高山下的采茶人》，宣传鹤峰茶，为家乡农产品拉动销售，拓宽渠道。

两年多来，康少见的茶叶品牌日渐成熟，2022年，销售额达500多万元，“还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踏实做，会见到成绩的。”他坦言。

### “感谢这片山水”

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康少见如今的创业之路与原先的规划大为不同，一开始他打算先做内容，再借力推广产品，如今却是先把产品做了起来，他开始考虑回归内容：“这是我的老本行，心里还是想做好内容的。”

2022年下半年，康少见组建小团队，拍摄起了短视频，内容以农村生活为主，他亲自出镜，从筹备到第一条短视频发布，就用了40多天时间磨合。自然，是康少见对于短视频的追求。在视频中，可见鹤峰山间美景、茶园风光，康少见自在生活其中：干农活、做美食、迎远客……最有趣莫过于乡村野趣，最是情浓莫过于邻里互动，吸引了不少粉丝纷纷点赞，或许是这份自然让人感到平和。

康少见也找到了自己的平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纵使辛苦点，但他觉得踏实。从在繁华都市里做一名高管，到沉入山间成为一名“新农人”，变动始终存在于每一个阶段，但相比在高楼办公室中对市场与受众的变动，迷茫自己的未来不知何处去，康少见更愿意回到这样一种“原始”的状态。他感受来自大自然的变动，顺天时，应地利，有着每一个农民的朴素愿望：风调雨顺。

面对这种新常态，康少见不再感到焦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人生的确定性。4月16日，他拍下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照片里是鹤峰绵延的茶山，清明前后第一茬好茶的韵味将从这里散往四方。

在配文里，康少见提到：“感谢这片山水。”



康少见和他的高山茶园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进群爆料